

●陈源蒸

关于“要素说”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纪念刘国钧先生逝世25周年

摘要 最早提出刘国钧先生是“要素说”代表,是源于对他的错误批判。刘先生是提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的第一人。他认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是图书馆事业的性质、规律及其各组成要素的性质和规律。全面评价刘国钧先生的图书馆学思想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参考文献45。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要素说 刘国钧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The attribu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heory of “Elements” to Mr. Liu Guojun is originated from a wrong criticism of him. Mr. Liu is the first person to discuss the objects of library science. He thinks that the contents of researches in library science are the nature and laws of librarianship and the nature and laws of its component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we should fully review Mr. Liu Guojun's thoughts in library science for reference in our present theoretical studies and practices. 45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Elements. Liu Guojun.

CLASS NUMBER G250

1 问题的提出

当今社会,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学科像图书馆学这样“兼容并包”,能够将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与图书馆学融合,形成新的立论,自成一家之言。据统计,至今仅仅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观点就有50多种^[1]。面对这种多元化状态,以致人们“似乎搞不清楚图书馆学到底是什么?”^[2]就连“图书馆是由哪些要素组成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今天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3]数字图书馆概念传入我国以后,图书馆学的研究更加活跃、更加繁荣,所论更是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业内有识之士不由感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图书馆学?”^[4]面对这种状况,自然让我们想起刘国钧先生的《什么是图书馆学》^[5]。在目前情况下,需要重新学习《什么是图书馆学》,以明确我们的研究方向。

重新学习《什么是图书馆学》,我是深怀愧疚之心的。在1958年的学术批判高潮中,我们几个对图书馆学尚不很了解的学生组成批判小组,以阶级斗争论为武器,对该文进行批判^[6]。40多年来,虽然在工作与学习中,我已不断从先生的遗产中吸取营养,以弥补过去的损失。但因偏于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虽然在纪念先生百年诞辰的文章中,对批判“方法中心论”的错误有所说明^[7],但理论问题则因学习较少,未及清理,内心一直不安。因此,这次重新学习,一方面进一步理解刘先生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对自己的错误认识

作一次深入梳理,以去除心病。为此,我也选读了有关论著,更鼓起了进行自我批评的勇气。

2 “要素说”标签的由来

刘先生《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的中心思想是:“总起来说,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和规律及其各个组成要素的性质和规律的科学。”这里,前一段话讲的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后一段话说的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他认为,“图书馆事业有五项组成要素:(1)图书,(2)读者,(3)领导和干部,(4)建筑与设备,(5)工作方法。很显然,五者之中缺少任何一项,就不能有图书馆的存在。因此,图书馆学必须对这些要素分别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上所说的种种研究合起来构成图书馆学的整个内容。”在对这五个组成要素分别论述后,刘先生强调指出:“现代图书馆之所以成为科学的事业,就因为它具有一套独特的科学工作方法。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是图书馆学的中心。”他又说明,“由于它的重要性,这项研究有时就被人认为是整个图书馆学而这样来称呼它。但精确的说来,这只是图书馆管理和利用的理论和方法,它只是图书馆学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体。”^[8]

当年批判该文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以“要素论”掩盖图书馆的阶级属性;一是以“方法中心论”与“阶级斗争论”相对抗。现在看来是多么的无知与偏见,给图书馆学研

究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们把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混为一谈,对“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的说明“视而不见,断章取义”^[9],给刘先生扣上“‘要素’即科学”的资产阶级学者帽子,“刘先生认为五‘要素’就是图书馆事业,深入地研究这五‘要素’,即掌握了图书馆学。”^[10]“要素说”的提法由此而来。这不仅不是“历史的误会”,“结果造成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扩大化、复杂化,一定程度上引起认识上的混乱。”^[11]其后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论述,虽然摒弃了我们那些“左”的批判语言,但刘先生作为“要素说”代表的标签却一直贴到现在。

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其中邱五芳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重读〈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12],更是旗帜鲜明地为刘先生申辩,认为《什么是图书馆学》是新中国图书馆学的奠基之作,不是什么“要素说”的典型。邱五芳还诘问:“到底从何时起,《什么》被冠以‘要素说’?笔者没有找到原始的资料。”显然邱五芳没有见到那篇批判文章,这一历史错案,源头就是那篇批判文章。当时的论点是:“图书馆学无疑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社会科学是阶级斗争的科学,它有着鲜明的阶级色彩。而刘先生把这样一门科学的阐述完全抽去其阶级内容,我们在五千多字的文章里,根本找不到一个‘党性’、‘阶级’、‘阶级斗争’、‘政治’等字眼。”并指出:“图书馆这些‘要素’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图书馆所独有的,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图书馆也有,就连封建王朝图书馆也有。把这些东西搬来凑成图书馆学,也就使图书馆学丧失了阶级性和科学性内容。”^[13]邱文所引文化学院《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那段话,出自那篇批判文章。

尽管邱五芳做了有力的申辩,也有不少论著改变了看法,但还有一些著作,仍然以刘先生为“要素说”代表,真是“积重难返”。“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在此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纠正过去的错误认识。也诚恳地希望学术界从此改变对《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的评价,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要素说”代表的提法有一个清楚、正确理解。

3 提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的第一人

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刘先生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明确提出“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即使在《图书馆学要旨》一书中,刘先生也是说:“什么是图书馆学?图书馆学便是研究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和用法学的学科。所以要明了图书馆学的真性质,就要先知道什么是图书馆。”^[14]

在程鹏列出的“中国图书馆学代表学说”表中^[15],所列诸说多数是指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并非指研究对象。茅振芳曾逐一解析,说明其非^[16]。当前学术界的主流观念,比较认同“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只是代表人物

没有刘先生。所以现在应当还历史本来面貌,明确刘国钧先生是提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的第一人,其后的一些论述只是对刘先生学术思想进行诠释或补充^[17]。

有些学者不同意以图书馆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如“资源说”论者就认为:“因为图书馆是一种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所以,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18]这段话有同义反复的意思,既然同义,何必另设新词。论者关于“以机构命名的不科学性”的分析不能服人,学科的命名除了科学性以外,还有个约定俗成。例如,有博物馆学,无博物学;有档案学,无档案馆学;有情报学,无情报所。什么道理?有待方家论证。倒是既有图书馆学,又有图书学,但是能以图书学代替图书馆学吗?那是以局部代替整体了。论者关于“资源说”的阐述,只是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图书馆学的一个方面,不能作为整体的图书馆学。

有人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集合”^[19],但论者又表示:“图书馆学以知识集合为研究对象,并不是说图书馆学仅仅研究知识集合,它还要研究客观知识(主要是文献知识)和知识受众。”这似乎是“书、人、法”三要素新的阐述。

另一个不同见解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信息流、图书馆、读者(用户)。”^[20]关于文献信息的产生,另有所属学科,读者则是图书馆的一个组成要素。此论层次不清,与确立学科对象的基本原则不符。

4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

刘先生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和规律及其各个组成要素的性质和规律的科学。他对图书馆学研究内容所下定义是科学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其生命力。仔细领会刘先生的思想,实际上包容了后人所讨论的方方面面。

首先,“研究图书馆事业”。刘先生认为:“图书馆是客观存在着的一种事业,是人类社会生活现象之一。这种现象,这种事业,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学习生活、文化生活、科学研究生活。既然如此,难道不应该弄明白它的性质、它的发展规律、它的各个组成要素及其规律吗?”^[21]有学者言:“刘先生是提出‘事业说’的第一人”^[22]。

其次,“研究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刘先生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对此没有具体论述,他那时提出图书馆的信息属性是不可能的。在《图书馆学要旨》中比较多的是强调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后人关于图书馆信息交流作用的说明^[23],补充与丰富了这方面的内容。

再次,“研究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和规律”。刘先生指出:“人类社会之有图书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来的。在我国,图书馆的存在已有上千年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它具有一定的性质,起着一定的作用。”^[24]后人的研究进一

步说明,“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25]。

刘先生对事业、性质、规律都有涉及,对组成要素的分析更为深入,具体论述了各个要素的内容,并说明了各组成要素相互间的关系,指出“工作方法的研究是图书馆学的中心”。

需要说明的是,刘先生是将图书馆这一整体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而把各组成要素看做是图书馆学的分科。在《图书馆学要旨》中对此有明白的叙述。

因此,刘先生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的阐述是非常全面的。笔者以为在我国图书馆学思想史上,应当充分肯定刘国钧先生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所下的定义和研究成果,全面阐述其学术思想,力求在学术界取得共识,改变“一味追求多元化”的倾向^[26],利于图书馆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肯定刘先生的学术思想,并不意味刘先生的论述完美无缺,更不是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的探讨就此结束。任何一门科学,都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不同意见仍要展开讨论,例如对“目录学和图书管理学是图书馆学的两根重大支柱”的提法^[27],许多人并不认同。只是在讨论中不要将实际上不存在的事情(如认为刘先生是“要素说”的代表)作为论据。

5 全面评价刘国钧图书馆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图书馆学主要由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两大部分组成。”^[28]刘先生在这两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达到了他所处时代的最高峰。

在基础理论上,刘先生1921年发表《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29],1934年出版《图书馆学要旨》,1957年发表《什么是图书馆学》,在几个不同历史阶段,提出与完善他的图书馆学思想。

1921年,“新图书馆运动”开展不久,刘先生步入图书馆事业之初,在论文中即追求“今日之图书馆即使人人得利用其所藏之书为目的者也”。当时就以“自动、社会化、平民化”来描述图书馆之性质,认为“图书馆为社会所不可缺之制度”^[30]。

1934年,刘先生从美国学成归国,潜心钻研,编制出版了《中国图书分类法》与《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两部巨著,进而系统地阐述其图书馆学思想。他认为要明了图书馆学的真性质,就要先知道什么是图书馆。他进一步说明在1921年已形成的认识,“现代图书馆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使用的而非保存的,民众的而非贵族的,社会化的而非个人的”。“总之,现代图书馆的目的是使人和书发生有机的关系,要使社会上无不读书的人,馆内无不被人读的书”^[31]。

1957年,在新中国图书馆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百

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号召下,刘先生全面阐述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并指出:“图书馆学有其实践的目的——改变现实使它更合于人们的理想。它企图改造的现实乃是人们的文化生活、人们的思想、知识、技能,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重要现象。”^[32]

从刘先生在几个不同时期阐述的图书馆学思想,可以看出刘先生充满了“理想主义”与“人文精神”,他是怀着“教育救国”热情,力图以图书馆事业之发展,改造社会,实现社会进步、人类平等之理想。他强调平民化是向着劳动阶级,他强调社会化是为的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他研究图书馆学的目的是改变现实,使它更合于人们的理想。他努力研究管理图书馆的各种方法,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理想:“图书馆乃是以搜罗人类一切思想与活动之记载为目的,用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保存它们,以便利社会上一切人使用的机关。”^[33]

在图书馆方法学上,刘先生致力于研究描述与揭示文献内容的科学方法,从而把所有文献有序地组织起来,使读者能方便地查找、应用,以达到其目的。在刘先生的学术活动中,对于科学方法的研究占据了主要地位,并终生坚持这方面的实际工作。

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刘先生对五个组成要素分别论述后指出:“现代图书馆之所以成为科学事业,就因为它具有一套独特的科学工作方法。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是图书馆学的中心。”^[34]这是刘先生图书馆学思想的精髓。早在《图书馆学要旨》一书中,刘先生即说明:“狭义的图书馆学往往只指着最后一项,就是所谓图书馆管理法。这项方法确是新图书馆运动兴起以后的产物。今日图书馆所以能成为一种社会力量,能负改进社会提高学术的责任的,都由于我们对图书馆有一个新的观念;而表现这新观念最充分最有力的就是这新式管理法。”^[35]这是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有别于其他事物和学科的地方^[36]。

1929年编制出版了《中国图书分类法》(我国现代图书分类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分分类法^[37])与《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是当时各馆制定中文图书编目规则的重要依据^[38]),1957年编写了融分类与编目理论于一体的经典教材《图书馆目录》^[39],参加了《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与《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工作。

1975年发表《“马尔克”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计算机问题》一文,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研制成果——MARC(机器可读目录),指出“图书馆工作全盘自动化,就现在的科学技术来说,是不会太远的”^[40]。1977年又发表了《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图书目录的几个问题》,阐述了对汉字编码、多文字符集、文献著录标准与机读目录格式进行研究的要点^[41]。刘先生以他在图书馆方法学上的高深造诣,指出了应用新技术的明确方向。

无论从刘国钧先生在图书馆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还

是从他在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学术生涯的时间跨度,他都称得上是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者,是理论与技术融合、跨学科研究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长期以来,不仅“刘国钧研究竟成了我国图书馆学术研究的一个盲点”^[42],而且“被公认为‘要素说’典型,颇受非议。”^[43]即使对先生极其肯定的学者,称他为“中国最优秀的世纪性的图书馆学理论大家”^[44],但还只是赞同其“要素说”,而对他充满“人文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学术思想,则提及很少,说明了当代学人在这方面的忽略。一方面有人以为“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注重人文价值取向和制度实证研究的取向,而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则注重技术价值取向和机构实证研究取向”^[45],另一方面许多人只是进行编目、分类与计算机应用等具体方法的研究,很少提高到将无序信息资源进行有序整合的科学方法理论。理论研究的欠缺,在实际工作中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因此,全面评价刘先生的图书馆学思想,弘扬他在图书馆学研究上所取得的非凡业绩,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今年是先生逝世25周年,谨以此文表达对先生的纪念。

参考文献

- 1 刘烈.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研究与工作,1985(1)
- 2,15 程鹏.21世纪的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的应用性综合科学.见: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转型期图书馆工作研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 3,20 高波.新技术革命对当代图书馆馆藏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见:吴慰慈,张久珍.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索.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 4 肖希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图书馆学.资讯传播与图书馆学,1995(3)
- 5,8,21,24,27,32,34 刘国钧.什么是图书馆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1)
- 6,10,13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56级“什么是图书馆学”批判小组.批判刘国钧先生的“什么是图书馆学”.图书馆学通讯,1958(3)
- 7 陈源燕.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的先驱——纪念刘国钧先生诞辰100周年.图书情报工作,2000(1)
- 9,12,43 邱五芳.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重读《什么是图书馆学》.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等.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 11,16,22 茅振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探.中国图书馆学报,1996(6)
- 14,31,33,35 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上海:中华书局,1934
- 17 吴慰慈等.刘国钧先生图书馆学理论思想发微.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等.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 18 徐引篪,霍国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兼论资源说.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3)
- 19 王子舟.图书馆学基础教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 23 周文骏.文献交流引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 25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26 马恒通,树立科学发展观.创造图书馆学灿烂的明天——纪念杭州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20周年.大学图书馆学报,2004(6)
- 28 吴慰慈,董焱.图书馆学概论(修订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 29,30 刘国钧.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金陵光,1921(2)
- 36 周文骏.图书馆学一代宗师——略论刘国钧的学术成就.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等.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 37 吴仲强.中国图书馆学史.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 38 傅春徽.图书馆文献编目.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 39 刘国钧等.图书馆目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 40 刘国钧.“马尔克”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计算机问题.图书馆工作,1975(试刊号)
- 41 刘国钧.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图书目录的几个问题.图书馆工作,1977(2)
- 42 程焕文.北刘南杜.世纪大师——论刘国钧先生在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等.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 44 范并思等.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 45 蒋永福.知识权利与图书馆制度——制度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2005(1)

陈源燕 中宣部出版局离休干部.通信地址:北京东厂北巷4号楼553室.邮编100006。

(来稿时间:2005-12-17)